



上海的故事

第三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的故事

第三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 海 的 故 事

第 三 輯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編 輯、出 版

(上 海 紹 興 路 54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1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 7/16 插页 4 字数 46,000
1964 年 7 月第 1 版 1966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125,001—165,000

統一书号：4074·362 定价：(六) 0.26 元

封面設計：范一辛

編 者 的 話

上海,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一个重要基地。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設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过着越来越幸福的生活。

但是,我們永远不能、也不会忘記过去。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那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当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反动統治,給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劳动人民受到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残酷压迫和剝削,没有任何的自由和权利,过着苦难的日子。

解放后,过去被反动統治者踩在脚底下的劳动人民作了新中国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祖国的面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彻底胜利,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因而还必须加强对人民群众的阶级教育,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能更快地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大踏步地向共产主义迈进。

我們編輯出版《上海的故事》这套书,就是为了配合当前

的階級教育。解放前，上海是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侵略的重要據點，是國內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勾結帝國主義勢力，奴役和壓榨廣大勞動人民的重要場所，也是我國民族資本主義最集中的城市。舊上海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個典型。舊上海勞動人民的遭遇，是舊中國勞動人民的遭遇的一個縮影。這套書中所收集的一些文章，雖然都只是對舊上海的一人、一事、一地的敘述或回憶，但它們是三大敵人對中國人民的殘酷壓迫和剝削的罪証，是對舊社會的階級壓迫和剝削制度的控訴。我們希望通過這些文章，有助於在新社會長大的年輕人，懂得什麼是剝削，懂得為什麼要革命；有助於從舊社會過來的人，憶苦思甜，溫故知新；從而進一步激發起人們的階級感情，使人們更加憎恨舊社會，更加熱愛新社會。

這套書原名《上海經濟史話》，我們根據讀者的意見，改用現名，今後的內容將不限於經濟方面。我們在這套書的組稿和編輯過程中，得到各方面的關懷和大力支持，謹此表示感謝。書中如有缺點和錯誤，希望讀者提出意見。

目 录

食品托拉斯——美国海宁洋行·····	陈尚义 (1)
美貨傾銷下的“中央商场”·····	溪 源 (13)
法商电车——帝国主义的一条吸血管·····	周剑峰 (19)
六十六年自来水話旧·····	顾 文 (31)
从“棉虫”川村到“内外棉”·····	米 方 (40)
揭开万国儲蓄会的黑幕·····	祝世康 (50)
汇丰銀行在旧中国的經濟掠夺·····	洪謝文 (60)

食品托拉斯——美国海宁洋行

陈 尚 义

上海人，特別在夏季，对国产光明牌棒冰、雪糕、冰砖等各种冷饮可以说很少有人不光顾的吧。提起这冷饮，上海人民永远也忘不了解放前美帝国主义的海宁洋行垄断上海冷饮食品业的一段掠夺史。

人們記得，解放前上海市场上的各种冷饮几乎是一个牌子——“美女牌”。小販們在馬路上穿梭叫卖的棒冰是“美女牌”，食品商店門口盛放各种冷饮品的电气冰箱上都漆着“Hazelwood”（海宁洋行的英文商标）的字样，一望即知，这里出卖的各种冷饮也都是“美女牌”。这“美女牌”冷饮就是美帝国主义的海宁洋行的产品。海宁洋行的“美女牌”冷饮品产量約占旧上海整个冷饮业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几乎是独家經營了。海宁洋行除了垄断上海的冷饮业外，它还經營和控制其他食品的生产，老上海熟知的“沙利文糖果餅干面包公司”就是它所属的企业，所以海宁洋行是美帝国主义在旧上海的一个食品托拉斯（在資本主义国家里，托拉斯是垄断組織的高級形式）。海宁洋行出产的冷饮品和其他食品不仅行銷上海，而且在外地也大量推銷，每年总要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去数十万甚至百万美元。

三十六块美元起家

談起海宁洋行的掠夺史，不能不談到这个洋行的老板——海宁生。老海宁生是美国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欧美拥有二十几家规模較大的食品厂，后来在竞争中被对手打垮了，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于是就千方百计地企图重整旗鼓。当时他看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很大，凭借美国在华的种种侵略特权，大有油水可捞。于是他就看中了当时“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派了他的大儿子小海宁生、女婿哈克生同另一个美帝国主义分子勒朗一道来沪，开始了他們在中国的罪恶勾当。

这三个帝国主义强盗刚来上海时几乎是两手空空，据说身边只有三十六块美元。他們就勾結了一些中国买办，由中国买办“拉场”，替他們垫出一笔資本，于一九一三年在虹口开了一个蛋厂——“美发公司”。当时这个“美发公司”规模虽很小，但小海宁生等凭借帝国主义的权势和阴险奸詐的剝削手法，营业不多年，这个蛋厂已拥有敲蛋、照蛋、烘房和冷气等四个較大的车间，雇用工人达一百余人。

“美发公司”当时同另外几家帝国主义分子經營的蛋厂如“怡和”、“培林”等結成一伙，組織了垄断集团，中国农村生产的鸡蛋、鴨蛋由它們“統购”。它們在津浦、隴海等主要鉄路干綫，設立了很多收购站，以它們事先議定的极低的收购价格，向我国广大农村搜罗鮮蛋。它們将收来的鮮蛋經過蛋厂工人

加工制成干蛋、冰蛋、蛋粉等，再以高价运銷欧美各国，攫取巨額利潤。

“美发公司”就是这样在残酷地吮吸中国劳动人民血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一九二四年，“美发公司”改称“海宁洋行”。

奸詐的垄断手法

帝国主义分子向来是貪得无厭的，海宁洋行虽从經營蛋品方面获得巨額利潤，但是絕不就此滿足，它在一九二六年以后就把业务范围逐步扩大到冷飲、奶粉、糖果等其他食品方面，后来又从美丰銀行手里接办了“沙利文”，成为垄断上海冷飲食品工业的一个食品托拉斯。它在扩大和加强对中国劳动人民的剝削的过程中，耍尽了花招，使用了种种手法，以扩大产品銷路，取得在上海冷飲食品工业中的垄断地位。

海宁洋行出产某一产品，往往采取这样的手法，即：第一步“忍痛牺牲”、“不惜工本”，第二步“小賺”，第三步“垄断”。所謂“忍痛牺牲”，其实并不牺牲什么，只不过是“不惜工本”地从巨額利潤中拿出一点作为扩大影响、打开銷路的广告宣传費用罢了。例如它在推銷冷飲和糖果的时候就曾“聘請”女“电影明星”替它进行宣传；在一九三〇年当它出产的“甜心牌”糖果刚上市的时候，竟异想天开地出动了大批“推銷員”到很多中、小学校里去宣传推广。除此以外，还用贈品、中奖等欺騙手法来吸引顧客，打开銷路。一旦銷路打开，就故意压縮銷售量，

形成“供不应求”的局面。如有一次，海宁洋行的沙利文糖果餅干面包公司就曾將該公司生产的一种七〇〇号水果糖大批地貯藏在仓库里。中国糖果厂商见到市场上行銷的“沙利文”七〇〇号糖果脱售，以为是扩大糖果生产的好机会，就大量生产糖果应市。原来这是“沙利文”故意設下的“伏兵之計”，待国产糖果大量上市之后，它就来了一个“全面进攻”，以低价向市场拋售糖果，这一来那些中国糖果厂商顿时遭到致命打击，一下子就有十几家糖果厂关了門，不得不招盘拍賣。“沙利文”却趁这个机会，一方面將这些关闭的糖果厂的生产設備等以极低的代价吞吞下来；另一方面就迫不及待地將糖果价格提高，攫取更高的利潤。从这里可以看到，海宁洋行的所謂“小賺”，实际上是为它的“壟断”、为它的“大賺”开辟道路的。

海宁洋行的壟断手法还远不止此，它凭借着雄厚的資本，还施用其他一些狡計来扼杀中国民族工业。例如海宁洋行为为了在冷飲方面取得壟断地位，特从美国运进了五百只电气冰箱，并在冰箱上漆上十分醒目的宣传广告，然后把这些冰箱租給全市經銷“美女牌”冷飲的大、中商店和电影院、剧场等使用。但海宁洋行出租冰箱有一个附带条件，即冰箱內只准儲藏“美女牌”冷飲品，违章要受罰，并派出检查人員巡迴检查。因为凡經銷一定数量冷飲的商店势必要备置电气冰箱，而中国厂商如北美、新大等冷飲厂又无力购置这許多冰箱与之抗衡，所以經過海宁洋行的这一手，上海冷飲市场的大部分就被它夺到手了。

海宁洋行除了依仗雄厚的資本外，还凭借美帝国主义在

华的种种政治特权来取得和加强它的垄断地位。小海宁生曾当过“公共租界”工部局(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机构)的董事,他常常通过工部局,由工部局出面借口中国厂商产品不合卫生处规定的标准,吊销他们的营业执照,来打击中国厂商。当时,上海有一家生产“鵝牌”麦其林(奶油的代用品)的中国食品厂,该厂生产的“鵝牌”麦其林在销路方面一向比海宁洋行的“棕树牌”麦其林来得好,小海宁生对该厂一直怀恨在心,把它看成眼中钉。后来他就依仗工部局董事的权势,由工部局出面去找岔子,派了“调查小组”到该厂对制造麦其林的原材料进行“全面分析”。借口“鵝牌”麦其林所用油脂是猪油,而不是植物油,勒令停业,并将该厂所存麦其林全部烧毁,从此上海的麦其林生产就由海宁洋行独家经营了。

海宁洋行就是使用上面所谈的种种手法来取得垄断地位,以达到吮吸中国劳动人民血汗的罪恶目的。不少中国厂商被它挤垮了,受苦的到头来还是劳动人民,那些本已受尽资本家压榨的工人们由于工厂关闭更被抛到失业的队伍里,过着更加困苦的生活。

所謂“科学生产”

狡黠的帝国主义分子向来是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海宁洋行经常对外大事吹嘘,说什么产品质量如何好,营养价值如何高,又说什么采用科学生产,如何清洁卫生等。其实拆穿西洋镜,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他们为了赚钞票,哪里还会考虑

到中国人民的健康。我們现在就来看看这批丧心病狂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为了攫取高额利潤是怎样不擇手段地危害中国人民健康的。

生产食品特别是冷飲，照理說卫生要求應該是十分严格的。解放前生产棒冰等冷飲，工部局卫生处曾规定了一个卫生标准，即每一立方厘米的冷飲溶液中杂菌不得超过三万个。所謂杂菌，是指在一定限度內对人体没有什么妨害的細菌。当然，即使按照这个官样文章的规定，这种标准也是要求不高的。但是，海宁洋行哪里把这个规定看在眼里，小海宁生既是工部局的董事，工部局卫生处对海宁洋行产品的“檢驗”也就睁只眼、閉只眼。

在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天气酷热，冰淇淋、棒冰等冷飲一时銷路大增，海宁洋行看到是捞鈔票的好机会，就更放手地粗制濫造，連續一个月生产的冷飲产品，每批产品竟都不合规定的卫生标准，杂菌数大大超过三万个，甚至达到五万、六万个以上，并还帶有大量的大肠杆菌等。黑心肠的美国老板哪里还顾中国人民死活，这些产品仍旧送到市场上出卖。当时很多市民吃后都感到肚痛、呕吐和腹瀉，有的甚至生了重病。市民們对海宁洋行紛紛提出抗議和譴責，要求追究責任。美国老板在激怒了的民情的压力下，不得不假惺惺地說要找原因，結果拖了一个多月还是沒有下文，最后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其实，海宁洋行之所以会出产这种产品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海宁洋行为了压低成本、多赚鈔票，便尽量减少花在設備和消毒上面的投資。所謂“科学生产”，完全是吹牛。美国老

板由于設備不足，竟將未經消毒的做冰蛋的冷缸用來盛放和攪拌冷飲溶液，再加上冷缸的中央軸承經常轉動磨擦，又沒有防護裝置，銹液和其他雜物不斷進入缸內，這樣，缸內的溶液當然會繁殖大量病菌。這還不算，海寧洋行還喪心病狂地經常用變了質的奶油和奶粉等製造冷飲。有一次冷飲配料間外籍配料師伊葛爾，誤將一大包鹼粉摻入冰淇淋溶液缸里，美國老板竟指使這個家伙把這一缸摻入純鹼的冰淇淋溶液盛起來進行冷卻，然後再摻到其他的冷飲中去。我們知道，純鹼會破壞維生素，吃下去是要影響身體健康的，但強盜心腸的美國老板可不管這些，那些應該報廢的冰淇淋還不是照樣出廠，賣出去害人。

工人的血和淚

海寧洋行（包括它的前身美發公司）三十幾年來所攫取的巨額利潤，完全是從中國勞動人民身上殘酷地剝削去的。海寧洋行所屬各廠的中國工人，更是受盡了美國老板的壓榨和凌辱。

海寧洋行附屬工廠里的中國工人的工資是極其低微的，而外籍高級職員的“工資”卻很高，他們的“工資”都是用美金計算的，要高出中國工人工資的幾十倍甚至幾百倍之多。例如“沙利文”的洋大班每月“工資”為一千二百塊美元，當時折合白米兩百石，而且洋大班的住房、家具甚至吃穿等均由廠里免費供給。而一般工人每月工資只合白米六斗，他們的悲慘生活

可以想見。中國工人除在經濟上受美國老板的殘酷剝削外，他們還受盡歧視和凌辱。美國老板把廠里的人分為上中下三等，帝國主義分子是“上等”，外籍技師是“中等”，而中國工人則是“下等”。中國工人被美國老板打罵是常事。所以當時工人有句順口溜：“做（干活）在前頭，吃的拳頭，拿的零頭（指工資）。”這句順口溜生動地說明了當時工人弟兄遭受帝國主義分子殘酷剝削和凌辱的狀況。

海寧洋行的老板還訂下了許多苛刻的“廠規”，用來加強剝削和壓迫工人，動輒借口違犯“廠規”，勒令工人拿出罰金或將工人開除。廠里規定，受雇女工都必須是未婚的，如發現已婚，即被開除。有的女工結了婚也不敢講，懷孕後為了不給美國老板發現，還不得不用布帶把腹部綁扎起來。有一個姓張的女工懷孕後被美國老板發現，馬上就被開除出廠。有一個姓陳的女工在貼“美女牌”商標時，不慎將商標紙落了一張在地上，美國老板發覺此事後竟因此也把她開除了。美國老板甚至這樣說：“要一百只狗難，要一百個工人便當。”廠里沒有食堂，但“廠規”卻規定工人不得在車間里吃飯。在天氣暖和的時節，工人們還可以勉強在露天吃飯；每當嚴冬臘月，很多工人就不得不蜷縮在廁所里咽下幾口冷飯。

美國老板一心只想多賺錢票，拚命加強工人的勞動強度，再加上廠中的機器設備根本就沒有勞動保護的安全裝置，因此工人在生產中傷亡的事故經常發生。工人如不幸成了殘廢，那就更慘，他不但得不到撫恤，而且將被美國老板一脚踢開。例如在一九四五年，軋冰工段有一個老工人右臂被軋進軋冰

机里，手臂当场軋断，一时鮮血淋漓，美国老板却不聞不問，幸經工人弟兄們帮助，大家湊了一些錢，将他送进医院，才算保住了性命。出院后，美国老板看他成了残废，不能再替他卖命，就把他开除出厂。

海宁洋行老板剝削和凌辱工人的事例很多，真是不胜枚举，仅从上面所揭露的几件事里，也可以看出中国工人所遭受的残酷压榨。

反抗和斗争

海宁洋行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工人这样残酷地压榨，当然要激起工人弟兄們的反抗和斗争。特別在后期，海宁洋行的工人弟兄們在全国革命形势的教育下，阶级觉悟日益提高，他們团结起来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例如在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就举行了一次大罢工。当时工人们在恶性通货膨胀情况下，实际工資越来越低，連最起码的生活也难以維持。在此情况下，工人推派了代表，要求美国老板增加工資。但恶毒的美国老板故意推說事务忙，拒絕与工人代表见面。这样就激起工人们更大的憤慨，决定举行罢工。他們先关闭了吊貨物电梯的电門，切断运输綫，接着冷飲車間的馬达也停了，不一会整个工厂“鴉雀无声”。美国老板见此情况就唆使国民党警察局来逮捕工人。当时有三个工人被逮捕，美国老板并以此威胁工人们說，如果不复工，这三个“为

首”的工人就不释放。工人们表示决不屈服于美国老板的压力，罢工不胜，决不收兵。当时工人们随即把工厂的大门紧闭，一些美国老板的爪牙——外籍高级职员也被关在厂里，不许出去。工人们要求美国老板立即释放被捕工人，并同意增加工资，否则不开门、不复工。美国老板见到工人们斗争很坚决，如果不答应要求，对自己很不利，结果不得不释放了被捕的三个工人，并增加了一些工资。

再如，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在美国老板出卖位于虹口的厂房及其设备的过程中，工人们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当时，国民党的反动军队在各个战场上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严重打击。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有了新的高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教员罢教等各界人民的反美反蒋斗争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国民党反动统治摇摇欲坠。狡黠的海宁洋行美帝国主义分子见势不妙，想出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企图把各处厂房和一些陈旧设备逐步脱手。因为小海宁生等三十余年来在中国掠夺去的大量金钱早已陆续汇到美国去了，这样一来，甩掉“包袱”，便可以随时离开中国。小海宁生急于脱手的首先是位于虹口的厂房及其设备。当时这个工厂的买主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联勤总部”，联勤总部之所以要买下工厂，是准备把它用于军需生产。但他们如把工厂连同工人全部接下来，觉得“包袱”太重，因此要求海宁洋行最好能事先解散工人。美国老板知道国民党反动派愿意买下工厂，已是帮了大忙，对国民党反动派这一附带要求也就一口答应，于是就以工

厂閉歇为理由,要工人无条件地离厂。

工人们早已識破美帝国主义分子同国民党反动派耍弄的計謀,他們坚决反对美国老板关闭工厂和解散工人,并立即举行了罢工。美国老板见到如此光景,先来了一个“緩兵之計”,由国民党社会局出面周旋。接着美国老板就串通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采用軟硬兼施的手法,向工人进攻。有一天美国老板忽然“邀請”工人代表談判,妄想分化、收买工人。工人代表早知他們的这一詭計,在談判中寸步不让,坚持斗爭,結果美国老板的阴謀沒有得逞。他們见一計不成,又施二計,竟唆使通州路一带一个有名的大恶霸出面来“調解”。这个恶霸把一个斗爭很积极的工人叫到大班間去,一面用威胁的口吻恐吓他,另一面又拿出鈔票,企图收买这个工人。这个工人既不屈服于威胁,又不动搖于利誘,他当时坚定地說:“我决不做出卖工人弟兄的事情,我要叫千百个工人弟兄相信我,但不要叫你们这些人相信我!”

美国老板见到上面一些手法都沒有生效,于是在一天的夜晚竟唆使国民党反动派,派来大批警察、特务,企图秘密逮捕工人。工人们见此情况,同帝国主义的鷹犬——警察、特务英勇地进行搏斗,并高喊“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无故抓人”。警察們秉承帝国主义主子的意旨,本来打算偷偷地抓几个“为首”的去交差,企图用“杀鸡吓猴”的手法平息工人斗爭,防止事态扩大,但这一下反把事情鬧开了,这样对他們是不利的,因此不多久他們便溜之大吉。但工人们并未因此停止斗爭,他們在天剛拂晓,就集合了二百多人,高呼口号,浩浩蕩蕩地奔